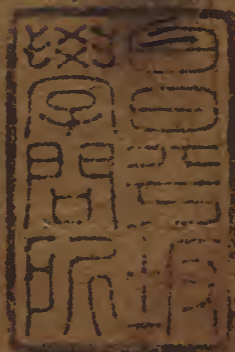


津逮秘書

圖書見聞誌



第七集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漢	
七	一	六	
一	七	八	書
函	冊	號	類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77)
函號	371 2



廣川書跋卷第七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

純書其字因山鑿鑿就其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

成行序宛轉索於嶽嶽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

得世知賢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

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

有古人體灑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

廣川書蹟
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蓋莫擊之工不至
雖濤浪射發風雨摧剝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
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
又改爲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
也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
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

知何据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瘳故漢儒
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爲人主之瑞而不
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
瀆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尔疋曰甘
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據此
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

廣川書跋
二
是未嘗書也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
絕然書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
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
蓋其所寄者心爾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鬥
之象雲霧輕飄之執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
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
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略無勅
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

正紀其實耳空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別帖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
家聲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
深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
業衰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嘆可以爲
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
以蓋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

氏子昶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為入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來恒本傳曰恒濟兄弟相次知政事世南

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薛稷雜碑

書賢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

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据然其師承血脉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為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劔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

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偽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

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籀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管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志於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辯法師碑

辯法師碑薛純陀書晉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未所得純陀書惟此

不知又有甚焉者也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執矣固無牽強以成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縣愛其書恐失其次弟則又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按此而序之砥柱銘薛純而此碑爲薛純陀嘗爲祕書省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別于時檢于類書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爲陳惟玉書歐陽永
未以李漢碑爲黃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絕不
類世傳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
便能奄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絕處此後世所疑
也李陽冰於書未嘗許人至悉其書寢臥其下數
日不能去世人論書不逮陽冰則未必知其妙處
論者固應不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

名之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爲名李漢謂終十
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爲龍興宮考
其記知舊爲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若未
畢其文者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
五十三禩龍集敦牂尔疋歲在午爲敦牂永未謂
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曆考之自武德戊寅受命至
咸亨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橫直圓方典刑有稽然遁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當而妄爲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爲鄰今於古文卍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

詢之子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遠中微然弓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爲者非是雖得善工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郡貢兔毫當時惟趙國爲勝而工製或異亦復不良議者謂兔毫無優劣工手有巧拙正應工手不得則不得論其豪也路扈一世名手且重以雜寶爲附然其善不過秋兔之毫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頭穎芒非兔翰莫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狸豪爲覆兔

廣川書跋 八
豪管皆象犀然筆用兔穎自管不能改至於爲柱
則或假用他毛若遂用狸爲鋒心恐不得若兔豪
之剛柔順適能中人意也後世或假胎髮羊毳雞
毛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賢
異爾王逸少謂有人以綠沈黍竹管見遺錄之多
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賢管人或
以琉璃象牙爲管麗飾則有之然筆賢輕便重則
躓矣不知賢犀象管者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

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
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
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
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
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院立德謨李承福書
碑成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考次鄭王元齡懿高
祖弟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刺沅州貞觀
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
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
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于朝廷爲宗室表顯慶
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
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爲安州刺

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作璫蓋因其弟
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存中宗世子皆以材任職
而敬之三世爲夷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
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耶
然琰珪琰璿璿珩碑皆不具而別見于龕石此宜
史官不能備錄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

兩崔敬嗣管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
爲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
每擬官輒超拜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卽授
子注五品官注生光遠嘗持節荆襄徙鳳翔又節
度劔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管人偶
不考也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知今日進士

刻石甚陋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苔於寺中
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柳氏序訓又謂韋肇初及
弟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苔登科
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
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
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
有將相朱書之及弟後知聞或過未及弟時題名
則添前字故李紵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

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僅存因成故事則余得考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後行蓋在此時也嘗聞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筆不欲名字著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暗斟酌之馬徵鄧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達雖一時爲戲然德器自可於此見

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尙雖至今不廢但隆殺異爾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見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旣不利故得盡存可以序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暉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

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鼇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宐老杜有云簪盧藏用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美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爲荊州今新舊書但稱坐善張柬之貶福州司戶參軍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珪姜皎引爲御史中丞姚崇出爲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後貶遵化尉徙灋州司馬括州刺史歷淄滑汲郡北海不書嘗爲荊州也

御史臺精舍碑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漢承秦制御史爲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憲法所在也然立精舍以居其致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教授此在西漢末顧湜謂此佛之所舍晉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

居爲精舍致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
居必有可默存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
守其獨不可以精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摩之請造
興塔寺精舍詣二千石庾子輿造佛寺因立精舍
嶺南源明僧紹住弁榆山棲雲精舍此皆諸梵所
居然書生立學晉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
而後得之晉魏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
讀書其後徐庶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

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
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郡戴顓立黃鵠山竹林精舍
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遇之則古人於其居也
以是名之凡以求致一于學者故以名自警觀其
朝夕處之可不思以致其精耶後世知釋氏所居
爲精舍便以爲精舍皆寺也湜之嗜利茂學其可
責以此哉

盧舍那碑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迴廟與此存耳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豈不止三碑惜其今亡之也

尉遲迴碑

尉遲迴碑成作璵瑱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迴事與周史略同然迴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迴

已爲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舊都望之無慨于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執可以知也迴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事則有疑也豈以地居嫌疑執窮畏迫自度不能容於隋而發哉則冤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以自見不得如口伯璵口口也唐說自迴之歿而相州都督歿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旣治事夜整冠危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尉

遲迴也歿於此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氣薄劣驚悸而逝非所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備衣衾棺器禮而葬焉既夕出謝曰余無他能願畢公之政節宣水旱唯所命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歲時血食有詔褒異今孝周紀韋孝寬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于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崇公曰蜀國公獨爲純臣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故實政戾謂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廡詔爲廟容改葬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所書夏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

前輕後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
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李
太白名至偽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
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口
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斲削間邪觀其
書者如九方臯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

酒酣興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
者也反而內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纍纍乎乘雲
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雷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
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
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
循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口是管之昭
然者已畧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
既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
此豈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
者也可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
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
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煙出沒忽乎滿
前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蹟所
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

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畱者也
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爲書也蕭
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張長史帖爲書其後崇
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見鑿於山不喪其天見蛸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
此可以語書矣嘗見劒氣渾脫舞鼓吹旣作孤蓬
自振驚沙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

其神於群帝龍驤雷霆震怒之初矣落紙雲煙豈復知耶此殆假于物者神動應於內者天馳耶魯崔延伯每臨陳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前至僧超歿則不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矣空純氣之守者萬物不得窺其蹟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縻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于在六轡間和鑾在前塗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乘醉時翰墨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詎可以規矩準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淡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觀其伎音樹鋒鱗勒

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趨音立闇收此書盡之
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觀其騏驥
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
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
故自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
明潛發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

知古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

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

而充切
柔皮

筆委曲宛轉

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汗者墨又須多膠紺
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歡娛正可以小展
觀此便知友正用筆蓋有所本近時趙叡彥思學
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能輕舉迅速頡頏筆墨間
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靈石蓋唐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
嫌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回紇
請婚封爲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
往冊命唐都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
然托掌石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
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

廣川書跋卷第七終

廣川書跋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
至於分若抵背合如竝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
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
處正在灑度備存而端勁莊特望之知爲盛德君
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
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

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薛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

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以行龔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畱其所鐫石

廣川書跋
二
泗水閣
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
惟書于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於世或謂
公以書傳流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甚至與
書藝人竝傳

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
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絕藝觀太師名德
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于天性今人不得

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
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淡墨重
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魯夫子能
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
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
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

正在筆畫外若卷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絕處更無蹊轍可

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咎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爲之蓋耽喜陽冰書嘗爲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爲滑州刺史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輿所爲玉筋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

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興
頌者獨見此碑爾元興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
其功備光大於秦斯信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
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蹟可求哉觀陽冰
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槩應不遁方圓至其神
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

蹟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
未嘗以付始求于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
聲蹟逮其游于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于
此琴在太常管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
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寶也沈存中書
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

石命工斲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据曰答孫綽云回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能奴來反乃是僧爲鼈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賢李海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尙如高閣無恢音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挾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害于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非哀表賢選能奴來切憑相觀禱祈

襍攘災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
据耶尔疋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漢凡山有竅
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間刻遠岫玄暉言
雲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
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
謂山聳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已是黃子
說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辯政和元年四月
十三日

徐浩開河碑

書家覺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
爾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
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
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
敘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
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
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

以法度論也。咎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真行盡合于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絕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令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執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利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旣陳潛刃，其間求礪削之蹟，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魯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素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

盡應比他書若與蓋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籍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兩雷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竝乘鐙不相犯剡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
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
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
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
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
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
衰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
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旭
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
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
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
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迥出唐諸子右奄薄
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

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濛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高閒千字

閒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方

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閒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蹟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蹟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徹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

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輩所推良有以也管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爲高妙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僞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爲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原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滂籀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旣分始以史籀所書爲籀不足異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地深四尺得獲之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怪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佩藏上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以黃帝爲六千年

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黃帝然歲月尤謬誤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真人詩

鄴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卽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

屬知夔州吳師孟書旣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礪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貌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

也

李翱題名

李子揚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今考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集書於慈恩石楹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貴重觀韋貫之集有啓獻韓貞公乞免知進士舉當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

弟由是乃得以李翱爲第一張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爲盛卽此題名是也子揚世系蓋習之胄緒宜其保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咎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已不宐謂之碑則積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

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積爲此碑亦因是爲据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疏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

曰其先蓋幽都又戴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執如臥龍狀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旣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榘楠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字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

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
 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
 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
 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宐昌黎公之文
 獨臻其至耶

園池記別本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
 咎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至蘇州乃剔

刊劖洗於其後刻回漣

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

柏亭名鷗白鷗亭名鷺白鷺亭名白濱亭名雅薛姓人文安裴姓人與

雅同應漢王諒友軌梁姓為正平令蒼塘亭名風亭名鼈亭名如此而後

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
 釁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
 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畱于今者碑刻書
 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諛語鄙俗如村野
 訟謀無所按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為

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誠縣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矣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一作唐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

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卽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金剛經

誠縣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爲孝敬不足故晉時高麗百濟入貢齋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

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
火柳玘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
為絕藝尤可寶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
楊嗣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
不能忘必求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
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悞
忿少容以及於禍管牛崇為隴西主簿羊喜為郡
功曹馬文淵為太守涼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
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衡州門記

衡州記唐太中四年李侗為刺史因治郡署立通
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蓋侗所為
也其言衡陽當五領門考于書蓋古文嶺字為領
五領皆在今廣南以衡岳為五嶺門管鄧德明作

南康記其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論雖異獨無以衡陽爲五嶺者或侗自有据而衡山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晦藏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蓋筆畫工力始出遺教經而稍爲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內顧後世書名者未能伯仲間見首末盡亡蓋自開元二十

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旣久其存空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與者此不能盡考也魯鄭顥當知太中十年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姓名皆是私家記錄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

故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錄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

荅中彼此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當時唐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生字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

空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爲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執則偃筆從字有同處剗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礎石釵股諸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絕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覺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爲執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趨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

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概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所爲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旣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亦未嘗求于古也

蓋屋尉題名

唐都關中蓋屋在畿內爲望至重而尉尤爲要任自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爲真御史

世傳縣吏視口尉到而輒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差
蓋閱人多者自有据依惟覺人多故知者尤審也
水曲曰蓋山曲曰屋其取名者如是

津陽亭詩

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

門為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宮為名而南朝效之若蟠之言津陽即本漢之東郡

鄭蟠津陽亭詩其敘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
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
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津陽為城門則有亭空也

廣川書跋卷第八終

廣川書跋卷第九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旣葬將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旣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爲考其文是反柩于京書之所傳其譌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柩于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

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民戰敵碑爲軋敵陳力應變碑爲陳方僕射已都碑作以都書曰菑害碑作熇害以文考次知書本爲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校讐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已所見致文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爲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明年贊皇

李叔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將有釋於後也按新唐書劉昌裔始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說之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歿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剗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嘉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月夏州節度畱後楊惠琳反明年六月伏誅則不得順命爲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亂不可以

据今考于碑楊琳爲橫巴蜀靡凋公由游寄單船
往諭招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德宗之始爲曲環起
則昌裔先在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
琳得佐瀘州子琳歿始從曲環新舊書唐曆書永
泰二年崔旰攻劔南節度使郭英乂邛州柏茂林
瀘州楊子琳劔南李昌夔起兵討旰大曆二年杜
鴻漸節度西川表子琳瀘州刺史當其時昌裔實
佐其州事則自當爲楊子琳但爲楊琳舊書因之

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爲惠琳又以其在夏州時
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攻濮州蓋陳許節
度李光顏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盧節
度李正已卒子納自稱畱後貞元八年納卒舊書
李納之爲畱後在大曆十一年其卒當貞元十五
年以實錄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李洎棄
其師口李師道以州來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
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

擁兵侵迫徐州令曲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
李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
驍將翟暉以功加兼陳州希烈平環兼許州貞元
十五年環卒上官浣代之浣卒軍中推昌裔遂代
節度碑謂新帥不牢勳將逋則吳少誠薄城浣
欲遁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所
錄據以爲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
謬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敞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
歐陽永叔獨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
出拔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按集中
誤字三處曰銜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
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
必以集爲誤者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
得如集所傳天明施于君爲不類不若王明之切

當而有据也今碑爲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爲
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
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
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爲非耶觀其文當考其
詞義當不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
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謂是人不敢
異其說况碑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
今人得唐人遺藁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
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嗚呼知退之
者益少今惟文忠爲得其要其說猶然其下一等
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
文相校不失益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
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
上薄漢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

略無餘習可謂至矣咎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藉前人橫驚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卽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益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故制樸角咎人嘗改爲桷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斲愈於書無不

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盍余感而歎曰明姬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咎韓愈受詔爲文開鑿渾元索功玄宰益精金百汰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燁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子不慧過量其夫且嬌姘之苟以大功

尸於私室夸耀寵靈要求命數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仆於道時君世宰暗愚自將則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爲文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据正如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暗劣文昌其可承詔爲此哉晉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冶庶類而當時不容況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

得存矣或謂不敘愬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于時嘗忌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紉綴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

嘗推愈過揚雄不宐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羅池廟碑

文公敘羅池事亦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聖人闕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咎殷人尙祭祀事歿以生其敝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爲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于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

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敝於好奇而不能自已耶

爲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爲神誤矣咎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銜訓嗣事爲譌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輓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

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
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
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為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歿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修則天
神果下墜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
樂苦相求者皆有盡極惟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
柳子厚浮躁進搏得臯其時以忿恚憤怨歿若在

正法中墜修羅界宐也今西方諸國尙神為俗各
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為阿修羅蓋西域
以神人為修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者得名號
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
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黃陵廟碑

黃陵碑世以其書為重石久缺剝字滅幾半矣近
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

不與他石竝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夫人据碑爲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爲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余於黃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不知何爲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于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愈而後世知之矣

又黃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韓愈撰黃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譌軸而藏之屬余書其後余謂黃陵文見昌黎集人皆可得惟碑以沈傳師書爲賢久則字剝缺不可讀故其完本難得余嘗考昌黎之文閱深浩博不與世人同機軸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蓋其辨湘君已失

故其言亦自畔不得經意湘君卽舜妃夫人爲女
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娣姒從
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人此禮也郭璞疑帝舜之
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有小君故正得稱君夫
所謂君卽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國人稱之
謂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
長幼爲序不言后豈后之下復爲小君以稱此非
禮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國亦以小

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國也書稱舜曰五十陟
方乃歿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隲假格陟躋登升
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狩凡行
必謂陟蓋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
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
國不空遂以爲陟而歿也今日陟文句爲盡而謂
方乃歿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
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淡

故博考而詳取蓋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忘失本意

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贊之其書李翱亦可感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賁爲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旱干以丹砂受賁之術以死且

以爲世戒也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

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
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
一歎哉

孔戣志

孔戣誌稱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
亦使人知以銘誌為貴也攷廣德王碑其敘亦備
矣當戣為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
宗以其言忠詔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嶺表者韓

愈盡道之獨不及華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
當然也嘗見隋煬帝時責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
當時如鮓魚蝦子含肚鱸魚乾膾密擁劔桂蠹鯉
腴動輒千品勞人殄物至江淮絕魚雖欲不亡其
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如戣輩在左右當無此患
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即日朝堂揅鳥果切殺
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爾非憲宗之明
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考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管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爲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

曰始立學者旣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魯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爲先聖祀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

四時爲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據後世苟簡便謂禮
有不足則誤矣管貞觀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
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然文公遽
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
下皆以爲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管
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
出王者袞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
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
以門人爲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
古使後世疑之此可歎也

廣川書跋卷第九終

廣川書跋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中書謂之草樞密院
謂之底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夏委嗣源同謀翦滅不意忽因深夜寨內驚騷遽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竝部領且歸闕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貞等為緣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聞行止恐是卻歸鎮府排齷軍都向背未

知隄防空設竊知恐有潰散兵士逃背軍都結構
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切誠嚴師旅
管內遍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
備勿失機宐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機飛狀申
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
李樞密使張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
誠書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
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赦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

有三品其文一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
三曰羣臣有所表答也已奏如是奏是也誠言誠
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
是爲誠敕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始以宣自別于
命余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自唐末至五代而
行之當貞明時李振爲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
于外而錄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
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于事後具月

日臣某宣晉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宣其書蓋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溫叟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爲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晉

宋次道論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爲底今樞密尚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蓋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畱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搶攘蓋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其至竄亡可坐計也方且召李紹榮還闕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宣可以資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纔三

歲爾當皇甫暉以效節軍脇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貞將而討其州將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牽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攜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逞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貞乃辟西北隅明宗託偽還鎮州紹貞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歿汜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果欲歸鎮豈不知紹貞幸福以激

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旁引壞詔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指揮此可爲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賀正入附遂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爲戲哉其籌畫算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爲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蓋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拯而救也其稱樞密使卽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

紹貞者翟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責蚌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

玉篇昨冉切 醬 玉篇而琰切味薄也

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歲獻鮪巨乙切醬二

升以說文求之鮪為蚌知此為宗廟祭久矣然謂漢有舊儀豈以此耶

李國主集賢院書

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縠皮細鈔其上本入中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有楷法而字頗狡讐今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為嘉玩其書有楷口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晉有中祕書而又有外庫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祕府中

有布紙三萬餘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
付著作書史寫起居注然則書紙有等自管然也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
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
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橫斜點注折旋
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
化中詔以祕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

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異處殆不可得至于行
筆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決磔鉤剔更無前
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按其字畫皆
硬黃摹書至有墨色煙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
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
宐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與也觀王洽書逸
少謂不減已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執王珉書
獻之謂騎驢馵馵欲度驂驪前今視官帖二人書

畫雅有相類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偽誤少真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于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爲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爲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舉問疾益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尔也

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祕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蹟又三百卷惟罌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湮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石曼卿書

廣川書跋 七 漢古閣
世以曼卿跡弛不羈故其乘一時豪氣所感豈提
鉛懷槩者所能模放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
後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
城有曼卿所書蓋寶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
所上民兵爲可行故得與吳遵路同籍河東兵至
此迨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
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爲上黨尉初得其書摹石
此豈亦有數耶

畫錦堂記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
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執橫畫疏則字
形慢拘則乏執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

墨浮澀多墨笨

畢袞切笨葷
草叢生也

鈍書病如此其衆惟

積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空有墨池
筆塚終身于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
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

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竅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宐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居巍然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弼拜旣寤稍露其語故化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

修羅下人天一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羅何耶廣川董某曰子謂主陰官者爲生大海心而下劣者耶亦將謂鬼趣所攝而從卵生者耶若公之蹈難不顧歿以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無畏蓋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其如在離溝下竈泆陽倍鮭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疑俗求敗鼓喪豚者爲公之靈響耶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管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管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爲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允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泠可愛時謂

顏娘泉李允所記後世據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顏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於室內常以緝籠蓋之姑出籠卽泉涌居宅時號籠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允以爲顏文姜誤也今考地記淄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當唐陽冰爲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允陽冰

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為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据李宥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榘

遐雞切

榘

呼奚切榘榘木細葉似檀今江東有之

先殫謂

山無檀則不可謂榘榘果足用為檀則世亦不能自罔也晉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二十八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

命崔融為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墨蹟盡作硬黃紙次第屬測入切戾直立切玉篇曰從後躡也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搨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祕閣比他石為難得乃剔取寶章一卷別出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

有存者世或得之不於此求而競從於僞因書其末崇寧三年十月爲宗子大年書

爲邵仲參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何至亂真耶後世於書旣失眼目而摹搨轉僞則雖欲如古人懸斷真僞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僞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搨而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

曰絮蓋漢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依舊書長短隨事截之則爲幡紙以生布作紙絲口縑故名麻紙以樹木皮作紙名穀紙至蘖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爲經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黃此於真僞可以不論也余見祕閣寶章集悉爲經紙摹書然武后旣復以賜方慶則畱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然公家何處得此

然有法度陵驤迅快故知爲能書也

僧伽傳

蔣穎叔作鍾離景伯書廬江劉良以示余考之僧伽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滅蓋年八十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瑰奇不可少貶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此則誤也詩鄙近知非白所作世以咎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余與之投其年

始知之太白歿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此殆溼其服者託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龍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曆按之爲五十年知僧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魯直烏絲欄書

翟湛嘗以烏絲欄求豫章黃魯直爲書蘇子瞻陶

淵明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祖烏
 絲治之不得法礙口磔決頗失行筆執益縑帛不
 如管也往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殆絕于管惟
 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郝家所製當時
 書縑自別是一機杼故能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
 縑素書傳于唐而張昶毛弘亦傳縑素書後人得
 其舊本便知其異也今為烏絲不如管工又澀緩
 有浮類槌練得柔滑加繕治然後可用不若紙也

唐許渾以烏絲欄書其詩為集然則豫章書東坡
 詩便為有考於古也

鄭康成漢世碩儒弗淺犧牛之具歐陽修本朝宗匠

誤解靈臺之碑甚矣情古之不易也董子左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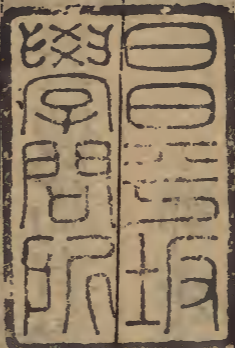
尚監官祕閣所藏憲三代法物名器一詳編精核

每知有之物而素所習玩者決豈天收跡神靈於

必生時人為之者揚宣暢邪一同解唯校書郎黃

長睿如之商確為千古知己長睿著古器說四首錄

篇載左圖經董子別有書跋十卷雖入金石字蹟
 分類岐物鼓文後本畫謂宣王權禍耳獨反覆
 辨其非何取鄭漁仲便居之不疑是以讀書貴具
 隻眼也海寧毛晉跋



廣川書跋卷第十終

